

王晓云 著

花城凹凸系列

梅兰 梅兰

花城出版社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90287132

梅兰 梅兰

王晓云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兰梅兰

王晓云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7

(花城凹凸系列)

ISBN 7-5360-4035-0

I. 梅...

II. 王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0456 号

责任编辑:温文认

技术编辑:薛伟民

封面设计: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

(韶关市五里亭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.5 1 插页

字 数 19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035-0/I·3263

定 价 13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编者的话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社会生活形态、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并不断发生着变化，其新鲜、深刻、广度以及多面性是过去没有或者鲜见的。文学如何反映它们，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大题。有鉴于此，本社组织到一批作家的新作，以集约方阵的形式，推出长篇小说系列“花城凹凸系列”，以期在解答这道大题方面有所作为。

凹凸者，矛盾也，男女也，又如八卦图阴阳鱼的寓意。本系列旨在反映新形势下现实社会的各种状况，包括男女情，涉及婚外恋、多角恋、名利恋以及各种各样的新潮时髦恋。但它决不是情欲之集大成，不是罗列与展览，而是试图揭示与描述新的社会生活形态、人的欲望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、而变化，从而达到反映生活的目的。因此，情场、官场、商场以及其他社会层面在本系列中紧密相依，人性真、善、美、假、恶、丑有较为深刻的揭示，可以说是新社会生活的小百科全书。

由于追求新，本系列的作者不仅有新锐或老辣的名家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。他们在新生活中摸爬滚打，呕心沥血形成的文字，其新鲜、独特、深刻、新奇是值得大家探究一番的。在此，我们郑重地将本系列推荐给广大读者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感受新生活，创造新生活。同时，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导意见，使我们的组织、编辑工作更加精益求精，为文化积累尽微薄之力。

内容简介

女大学生尹小桃美丽重情，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，因失恋和家庭变故，成为知名夜总会的红小姐，洁身自好不卖身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，趋之者若鹜。在大学期间，她曾陪同学去会见安文，给安文留下深刻印象。此时重遇安文，安文的执着追求终于赢得芳心，双方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她发现高尚多情的安文是走私大梟，从爱出发，以生命劝谏他走正道，未果。失望之余她重操旧业，且变本加厉成为红牌妓女，来者不拒，狂热的积累金钱。负罪感日炽，加上一些意外，她退出江湖，去西藏雪山朝圣，荡涤灵魂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，成为一个女作家。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尹小桃“大学生——三陪小姐——走私犯情人——红牌妓女——再生”的过程，刻画细腻深刻，反映了社会特殊群体的生活：她们争风吃醋，无边风月，妖冶淫荡表象下的痛苦挣扎，以及她们的真情，她们的倾轧、弱肉强食……众多人物的抉择和命运耐人寻味。

本书是“花城凹凸系列”之一种。

前 言

以上海和江南为背景，写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女人，她的爱情和际遇，她的甜蜜和辛苦。也许，她是一颗圣洁的桃子；也许，她是一只黑乎乎的乌鸦；也许，她只是个平凡的女人，每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当然，在她的身边，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，她们或许不够完美，却袒露着人性的真实，爱恨或者弃置。

为了写这篇小说，我搜集了数年的资料，有的片段，那都是真的，曾经让我热泪盈眶。她们不能表达，她们在人群中穿过，发出喑哑的一瞥。然而，她们肯定是文学形象，当然更是人学形象，由此可以波及得非常遥远。也许，这就是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之一。我不是社会学家，我只好铸造了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真实，她们有自己的存在，疼痛着一些人的心灵，所以，我需要表达。

为了完成这篇小说，我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有时候废寝忘食，吃着书里女孩脸上的红粉。我力图将她们做得深刻而真实，因为那是生活的本质，连我们都不去思考，写书就等于排字。至少这是我一种认真的态度。

书出来了，就是一个二八佳龄的女孩，她的品行和容颜需要大家来评说。她丰满着，走着自己的路，她自然会让不同的

人对她有不同的想入非非。

其实，我也是个单薄的孩子，在完成这部小说的过程中，电脑被人偷走，底稿险些丢失，那都是因为，在上海这个城市，我是一个孤独的女人，写作伸展着我的梦想，为了维护独立的心，我咬紧牙关。

爱着这世界。

目 录

前 言 / (1)

楔子 / (1)

1. 像诱惑一样的游戏 / (2)
2. 校园里的大事 / (7)
3. 遥远而美丽的家事 / (13)
4. 折磨新枝的问题 / (18)
5. 我们寻找嘴唇 / (24)
6. 那一年暑假的劫 / (29)
7. 陪衬人的约会细节 / (34)
8. 被伤害的女人 / (41)
9. 也是麦田守望者 / (47)
10. 平静的旋涡 / (54)
11. 安文的第一次败局 / (60)
12. 这一时期壁垒森严 / (66)
13. 离 / (73)
14. 穿过水草婉约迷人 / (79)
15. 中国最美丽的寂寞芳心 / (85)

16. 风沙没有家 / (92)
17. 是清醒还是迷醉 / (98)
18. 我用初恋做诱饵 / (105)
19. 梅兰梅兰我爱你 / (112)
20. 另类女人之间的战争 / (118)
21. 流动在水里的处女 / (125)
22. 她穿走了我的大衣 / (133)
23. 梦想江南织造 / (141)
24. 家是一个加油站 / (149)
25. 重遇安文 / (155)
26. 爱与恨渐渐靠近 / (164)
27. 安文的都市传奇 / (171)
28. 化雨为虹 / (177)
29. 在大水之巅 / (184)
30. 情人存在的方式 / (189)
31. 凤凰台上忆吹箫 / (196)
32. 隐约 / (203)
33. 维持江南盛宴 / (211)
34. 假如我的胸口能够挡住子弹 / (218)
35. 惨痛背后 / (227)
36. 最后的晚餐 / (237)
37. 高山仰止 / (250)

后 记 / (261)

楔 子

谁也不知道，我曾经会住在那幢楼里。楼不高，六层，没有电梯。每当以后，我还是会在梦里见到它。它有着北方那种厚重的墙，还有宽阔的、平滑的楼梯。那楼梯走的人多了，在暗幽的光里，呈现着光可鉴人的光滑，有点鬼魅似的。楼梯的扶手被孩子们从高处不断地当做滑梯，也一样的光可鉴人。

我常常在这样的梦里醒来，之前，总是在楼梯上走。水泥梯照着我向下望着的、有些浮肿的脸。我不知道这个院子为什么被人布置得花树掩映，植物太繁盛了，周围的楼都看不见。柔媚的樱花树下长满了草，春夏秋，你从楼下跑过，有一种影子跟着你呼呼生风。冬天，你自己就是风。所以，母亲不在的时候，我总是不肯下楼。

我趴在楼的小小窗子上。我背对着楼梯的方向，我的目光就穿越了我们所在的院子，穿越了老地委大院，看到了阳光明媚的老军分区大院，当时的武警支队。真是奇怪啊！在很久以前，地委是和军分区连在一起的。就是武装保卫政权。幽静的地委大院在军分区的喊喊杀杀中，有一种想当然的安全。现在，政权它迁走了，还住着政权褪下来的皮。我的母亲尹素芬就是从政权上褪下来的，现在是一家食品厂的工人。我们还住在这个院子里，这一切都赖于母亲在特殊年代救了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，他使母亲从一个乡下丫头进到城市，进到地委大院，一度经常站在台上讲话。

在我懂事了以后，母亲就只是个工人了，还有姐姐，我们

三个人相依为命。父亲，他早已不在了，他远离我们，远离了我们这座城市。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妈妈去上班了，姐姐在寄宿学校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我总是有一个人在家里，我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。我的幼儿生活有很多人为我表演，那就是武警支队的士兵们。

他们在一个方方的院子里走路。教官说：向前看，齐步走。穿着整齐的士兵们便一齐开步，一直走到一块灰墙的根本部。教官又说：向左转。士兵们就唻的一声转过方向，向另一端远去。他们每天都这样，仿佛丈量土地，如果土地知道，也已经被他们踩扁了。可是有一天，教官在喊齐步走时，他思想抛了锚，他们已经走到了墙根，他还没有对他们说：向左转！结果，第一排的士兵就一直向前走着，走到无路可走，他就紧贴在墙上，脚依然在动着，像一排木偶。后面的不知怎么回事，也向前走着，全都贴在了第一排的身上，整个队伍都紧紧粘在一起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发笑，也没有一个人发出抗议的声音。后来教官突然醒悟过来，他看到蜂乱队伍，仰起头，微眯着眼睛说了声：我的天！他做了一个解散的手势。队伍就四散开去，整个队伍里的士兵全都笑嘻嘻的，仿佛降临了天大的喜事。

整个过程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可是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，一生都没有飘散。它从此让我知道，许多的华丽转身都是不需要别人认可和指导的。

1. 像诱惑一样的游戏

许多年以后，我来到上海上大学。一晃，就已经是大三

了。大三的那段时间，我养成了一个奢侈的习惯，每天都去买一枝玫瑰花来插在透明杯子里。传说白俄贵族在剩下最后一个铜板时，总是去买一枝玫瑰花的，然后对着狂风唱两句：啦啦啦，我的樱桃园。

至于我为什么去买一枝玫瑰花呢，大约也缘于一种感觉。我有一种大事将临的不安。这种不安是没有理由的，它隐埋于母亲的每次叹息和姐姐反反复复地折腾之前。我的家庭让我如此自卑，一直到大三了，我仍然没有朋友。我唯一的朋友就是我们宿舍的新枝。她来自安徽农村，只因为脸上有太多激素，心里只好埋着太多激情。我的激情是脸上和心里都没有，虽然青春皓皓，也还是经常在周末的夜晚里和新枝同病相怜。新枝看着我去杯子前插那枝玫瑰，碧绿的叶子浸在水里，因为不是欢悦的心情，竟也有些落寞了。她说：我真是不明白，你整天愤世嫉俗似的，和谁较劲呢？

我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不喜欢向人吐露心声，所有的理由都由于向人倾吐而变得分外肤浅。

如今的大学校园确实不够安生了，连男生也面对着异性招贴的利诱，何况我们这些年龄虽小心态已老的大三女生。传说心态已老，其实我倒不是游戏人间让心变老。我的老是没有理由的状态，状态从内陆小城像大树移植一样来到繁华都市，长着重重的茧子，没有撬开。我依然蚕吞书本，和所有人保持着距离。男人或者男生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感觉毫无缝隙，或者说毫无情趣，便纷纷逃走。我想，如果这时我敞开怀抱，他们一定跑得更快，所以，我忍着，一直。所有的人都说我毫无风情，这还是宽容的评价，（当然事后知道，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评价。）更有甚者，他们给我的自闭找了一个时髦的理由，那就是对男人没有兴趣，难道说我对女人有兴趣吗？新枝听到

这里，吓了一跳，她抬起唯一生动的眸子凝视着我，这时我终于发作了，我说：看看吧！最好你也离开我，我愿意做一个孤独的人。新枝发挥了社会主义一帮一的优良传统，敞开农民姐妹朴素的温怀，她拥抱了我。虽然她的衣服是化纤的，但我却闻到棉花的味道，打动了我心里最深的柔软。我很想抱她，但是没有，不敢拿尿盆往自己头上扣。

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相依为命，在大学校园里，被孤立的滋味想必很多人都曾经体会，然后放弃。人是社会的人，社会学老师的开场白就是这样。所以，新枝她也不得不依靠我，就算她背着一个同性恋的黑锅，她还是希望吃饭的时候有人一起，上厕所的时候有人一起，因为男人都怕她的青春痘，女人都鄙视她的农民热心肠，只有我，我没有选择，也不屑于选择，因为我知道她们都将是生命中的过客。

安文也是，不过此后的轰轰烈烈让人生瞬间变得丰富悠长，九曲回肠，让灯熄餐冷之后，我还依然坐着，静待曙光降临，黑夜反复。坐着，就像在一个沉闷的黑匣子里，没有人看得见我，我看到了所有的人。

认识安文的时候，正是在那样一个躁动的春天，然而我平静着，像沉在一艘沉船的底。新枝非常气愤：你竟敢把我们比做一艘沉船？我说不是，是我自己愿意沉，在宁静的海底，我想象我能够呼吸，然后我就看见了你们，你们的动作失去了常规动作的急，变得飘摇美丽，过滤掉挤车、吃饭、生育、做爱、闲侃、穷极无聊，因而更加清晰，才是最真实的状态，是完整的人性精华暴露。新枝白了我一眼：我看你应该去做诗人！行了，别守住你要命的深沉了，帮我选一件衣服。

新枝把衣服堆了一床，她在里面挑呀挑的，像做茧缠丝的虫子，新枝最近找了一个又赚钱又参与社会的差使，为一个孩

子做家教。由于新枝是那样善良纯洁，为了尊重别人，不惜把自己贴到地上去，所以，非常得到有良心的中产阶级的孩子父母的赏识，这是新枝最最得意的事，最最得意一定要暴露给我，就连孩子的父亲夜晚要请她喝咖啡，她也像小狗撒欢一样奔过来告诉我，张牙舞爪地要我一起去。我说：不不。她再一次扑向我：你就不能给我一点信心吗？你。她的蜜艳的粉紫色衣服搭在肩上，床上东一件西一件，仿佛搞展览，妩媚的夕阳透过透明的玻璃，我们甚至连窗帘都不愿意拉。难得有如此张扬，我们用了一个时髦的比喻，那就是浮出海面，我们要浮出海面，青春啊！啦啦啦，谁也没有被甩下车，除非你抛弃自己。新枝的激动成为我很多年以后的一线美丽，她告诉我一个女人身上蕴涵的力量。从此我不敢轻视任何女人，她们的爱的能力，像植物世界里繁茂的花阵，浓郁厚重而不可或缺。

我只能去陪新枝，给这个内心优柔外表平凡的女孩子以信心，这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它使新枝穿越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从而到达幸福的彼岸，自信而坦诚，能干而知解，也真的依靠自身获得了一种力量，这力量浸润开来，慢慢变成她自己擎着的一把伞。而我们，美丽的女人，总是绊倒在水中。

安文就是新枝家教孩子的父亲，他坐在一排椅子的后面，身着白衣。今天我不得不复述这个细节，是因为别人认为所有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都是杜撰和生活苍白所致。其实这也非常正常，菜长在地里，难道会长到天上去。城市安排的夜晚，只有多情的人才会有艳遇不期而至，像我们这种被人驯化的动物，只好到她该去的地方觅食，就好像旧时的媒妁之言，我绝对成不了杜丽娘会梦到一个后花园。

其实是枯燥的，所有的细节都是在回忆之后才分外明晰。许多年以后，翻开我的日记，是这样描述的：那晚我与新枝发

生了争执，我对新枝说，你这样是危险的，你并没有告诉我，那孩子的父亲年方几何，如何品性。他是那样油滑的一个人，你这只小鸟蛋真的一定要往石头上碰吗？新枝没有理我，她站在熄灯的窗口做着深呼吸，这样可以看到一条弧线镶嵌在她身体的周围，胸脯已经很丰满了。

我看到你的眼睛就会懂，虽然你是鄙夷的，却更加准确。这是安文后来对我的评价。我别无所长，只有一双因近视而雾蒙蒙的眼睛，倾听的所有东西会投射得异常复杂，看得懂我的人不多。

事实上那晚是因为安文的左右调情而上演的闹剧，当他跟新枝说话时，眼睛却看着我。他偶尔按一下新枝因为拘谨和尊敬而站立起来的肩膀，手指会揉上几揉，在新枝体会到无尽温柔的当口，恶作剧似地对我挤挤眼睛。看到新枝涨红的脸，他忍住强烈浮上来的笑意，只好吞下一大口红酒。时年他四十岁，已婚未离，孩子十一岁。他穿着白衣，留着卷发，手上戴钻戒和一颗绿宝石。在新枝上洗手间的空挡，他终于认真而专注地看我，随手递上了一张名片。他说：唔，桃子啊，记住明天打电话给我，我真害怕你会丢失！上天做证，他的认真肯定是装的，那微笑里有一种不愿意按捺得自欺欺人。我有些生气，也随手就拿过来，扔进了身边的废纸篓。安文禁不住大笑起来，笑得非常激动，一直到新枝走回来，还耸动着肩膀。新枝奇怪地看着我说：怎么啦？你们！我……不知是为了掩饰什么，我赶快说是旁边一个侍者不小心滑了一跤。新枝怀疑地看了看光洁的大理石地面，不置可否地喝了口杯中的清咖，因为安文那晚也要的清咖。

这时有一个卖玫瑰花的女郎在玻璃墙外出现，她的眼睛在夜晚里闪闪发光，一路将玫瑰花左右摇晃着，像兜售风情的女

郎。安文很温柔地看着新枝，轻声说：新枝我想送花给你，去帮我买一束玫瑰好吗？他说着递过了一张百元的大钞。新枝没有接钱，就径直跑了出去。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安文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：桃子，我们打赌，你敢捡起那张名片看看吗？这有什么不敢，我一边不屑于顾，一边飞快地去废纸篓淘出名片，一看，原来竟是这家咖啡馆的宣传名片。这一次我尤其气恼，如果说当初对于他留名片给我还有些微的虚荣的话，那现在全部变成了恼怒。可惜我的恼怒还没有来得及发泄，新枝抱着一大束玫瑰进门了。她凯旋而归，吸引了我们的目光，其实安文是从容微笑着，而我，形同木偶，看着她一步步走近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安文接过玫瑰花，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，他重新把钱和花递给新枝，轻声说：把这些快乐都送给你。

他一直望着新枝，温情脉脉，整个在咖啡馆的夜晚，他都不再望我一眼，每当我们目光相遇，他就迅速地一滑，幽雅自然，成熟练达，侃侃而谈。我快要气晕掉了，这是没有办法发泄的气恼，一时挑起了我熊熊的野心，我要跟他战争！

2. 校园里的大事

事实上在大学时代我所以如此自闭，是因为我隐瞒了一个重要人物蒋均一，均一是我男朋友？还是男的朋友？或陌路人？我始终搞不清楚。在很多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在这几个角色里跳来跳去，为他遮掩的是第四种身份，他曾经是我的老师。我永远不能忘记均一第一次开启我的模样，他坐在床沿，泪脸如雨。我是因为交作业走进他房子的，可是外面下起了

雨，一切跟那场倒霉的雨有关。雨隔着我们，我们隔着世界，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没有交流那才是怪事。这就像张宇唱的《都是月亮惹的祸》，月亮无处不在，雨无处不在，高粱无处不在，追兵无处不在……追兵就是外面那些人，校长教导主任学科组长普通教师后勤主任清洁工烧饭的烧锅炉的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，我说均一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

均一那时候年龄很小，书看得不少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周围的一切都是无聊，无聊的课，无聊的课外打牌，无聊的深山，深山阻挡了他的目光，他目眩神迷，竟然在我们的英文课堂上讲：我失去了与烂漫相对应的东西，成为了不能主宰自己的高贵的奴隶。教导主任正好在我们的课堂外徘徊，他不顾一切地冲进去，揪住均一说：你说什么奴隶！难道我们管你就是奴隶主吗？均一大惊，因而极度蔑视说：你怎么配当奴隶主。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问题啊！学校因此召开了一场大会。在会上均一委屈地说：我确实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我是跟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学的。教导主任面红耳赤：卢梭我还不知道吗？他说了吗？在哪一行，哪一页？均一真是傻人上不了台面，他果然找出《忏悔录》用红笔标出圈圈。教导主任说：那是在法国，资本主义社会，我教了这么多年政治……从此以后教导主任成了追兵，终于终于，在我们都知道的一次政治运动中，教师坐下来开会，均一只说了一句：我们反对腐败，腐败分子省一点奢侈，就完全可以改变我们这类学校的住房和教学条件。教导主任怒道：北京正在肃反暴乱，谁说到腐败，腐败是你们这些小人能管的吗？这不是与反动分子遥相呼应吗？教导主任激动得面红耳赤，急着去倒水，水溢出了茶杯，在水泥地上流出弯弯的印迹。

当天晚上，均一就被派出所来的人带走了，关在黑屋子里